



痴

培璜

一個流浪的人，走過了無數他鄉異地，
他暴於風雨的浸漬，
他沉於過往的思及，
頹長、消瘦、燻黑，
靜默、陰霾、消沉，
撇不掉眉頭的皺，走不完路程的遠——
毫無寄託地前行著；
只想求得心靈的安息。
他曾哭泣，爲了黃昏已逝；
他曾狂喜，儘管已成了過去。
織好的夢——破碎了……
心底的祈望——幻滅了……
純潔的心靈——創傷了……
只因那一時錯誤的造成。

就在那個夜裏，
街燈昏暗得引人做錯事的夜裏；
他喝斥——我不再勉強妳，
她咽哽——似乎受盡了委曲；
.....

自尊矇蔽了理智，
只差沒有闖出更大的錯誤；
就這樣，毒蛇似底齧腐著彼此的心靈，
本已極爲脆弱底，此時
更禁不起任何打擊。

這趟事兒，並沒有就此了，
更殘酷底，還在後頭哩！
隨著上帝偏愛的給予，
使原已光芒四射的旭日，更加地東昇。
過去的名銜，混淆了耶和華爲祂子民所設計的平衡；
出色的才華，更使善妒的女神用盡方法來釀製缺點。
從此：

風健掩沒了她的氣質
現實吞噬了她的靈性
虛偽矇蔽了她的智慧
浮華蠱惑了她的心思
賽爾瑪(一)呀！ 賽爾瑪
他何嘗擁有過吉伯蘭愛與美的悲劇？
却永繫著比德莉倩(二)之於但丁的枷鎖。
心靈失去了天窗的眷顧
白雲依樣做無垠的漂浮
看不到黎明前的曙光
眷戀著黃昏後的彩虹
夜鶯聲啞了、杜鵑悲泣著
原野失却了自然的風味
玫瑰不再傾吐心中三願；
於是，他訴著：
能使我狂喜，令我痴迷，予我欣慰的——唯妳；
能使我悲泣，令我沮喪，予我痛苦的——也唯妳。
於是，他聽着：
我不再向他哀求，他却爲我而流血……

一個流浪的人，走過了無數他鄉異地
他暴於風雨的浸漬
他沉於過往的思及
頹長、消瘦、燻黑
靜默、陰霾、消沉
撇不掉眉頭的皺，走不完路程的遠——
毫無寄託地前行著：
只想求得心靈的安息。

註(一)「先知」作者吉伯蘭(或紀伯崙)的早年愛人——見“斷翼”
(二)但丁一生仰慕的愛人——見“神曲”

